

汕头大学人文科学丛书之一

古诗文别称词 与中国文化

林伦伦 朱永锴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古诗文别称词与中国文化

林伦伦 朱永锴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3·广州

粤新登字 13 号

古诗文别称词与中国文化

林伦伦 朱永锴著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5.5万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1029-200-5/I·27

定价:4.6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别称词与社会文化”，讨论了古诗文别称词的性质、作用、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别称词的内部差异和修辞手法等问题，还以“死”、“年龄”和“妻子”的别称为例，分析了别称词与政治、宗教、民俗以及妇女的社会地位的种种关系。下编为“别称词趣谈”，分“文化艺术”、“天象岁时”、“器用饮食”、“亲属称谓”、“人体生理”和“飞禽走兽”等六类，例子丰富，行文流畅。最后还附有本书别称词的音序索引和笔划索引。

本书内容新颖、有趣，写法深入浅出，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富有知识性、可读性和实用性。

前 言

我的专业方向是方言学。为了撰写《潮汕方言词考释》一书，我翻阅了大量的古代书籍，发现古诗文中有一类特殊的词很有意思，那就是别称词。出于好奇，我在搜集方言词源资料的同时便作了别称词的卡片：不想日积月累，竟有几千张之多。刚好，我的老师、中山大学的李新魁教授对此也素有研究。我便在他的指导下，与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陈伟武师兄合力编写《古汉语别称词辞典》。

后来，我觉得，辛辛苦苦积累了这么多资料，光编个辞典了事，实在可惜，就试着做了些理论研究工作。自1987年始，我便陆续在《辞书研究》、《语文月刊》、《中国语文天地》和《汕头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古诗文别称词研究文章，其中有的还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语言文字学》转载。我的这个科研项目也得到了广东省高教局青年社会科学基金和汕头大学科研基金的支持。历时五年，书终于写出来了。同事朱永锴副教授对古代汉语素有研究，我请他校对了全部书稿，补充了一些材料，并对一些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最后他还编了两个索引，费了不少心力。然后，我们又把书稿寄给著名的古汉语专家、山东大学的殷焕先教授和钱曾怡教授审阅，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指教。

现在，这本小书在汕头大学科研处和暨南大学出版社的

帮助下终于出版了，我要感谢对这个项目给予支持的上级科研主管部门，感谢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的师友们。特别要感谢的是李新魁师和伟武兄，因为在这本小书里，有些材料是由他们提供的。

末了，我还要感谢华中理工大学的张建国和唐志东两位学兄，他们也曾为这本小书的出版事宜作出过努力。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和印刷厂的师傅们也为这本小书的出版流下了不少辛劳的汗水，这里一并致谢！

林伦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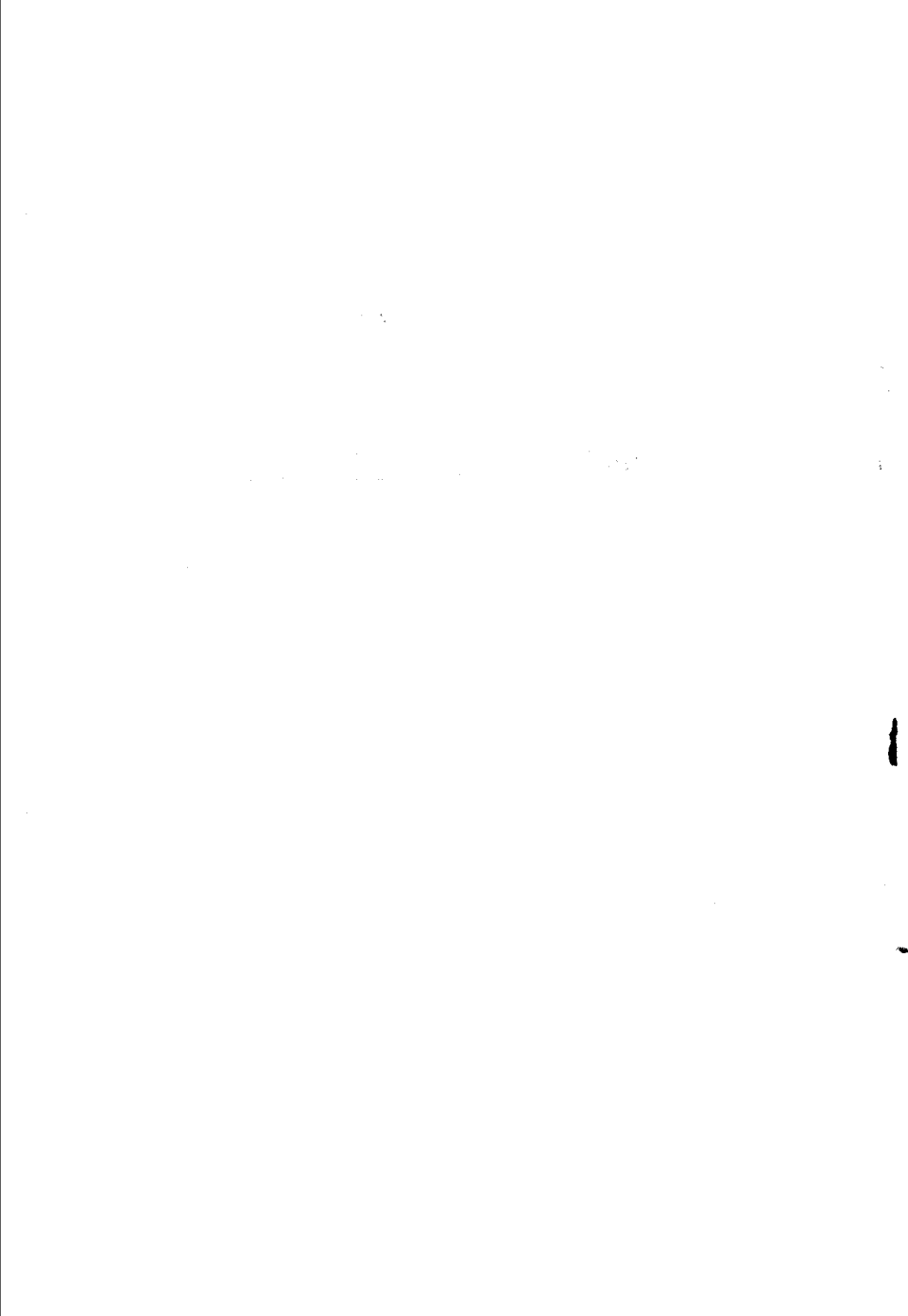
1992年11月

目 录

上编 别称词与社会文化	(1)
一、别称词的性质和意义.....	(3)
二、别称词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	(16)
三、别称词的修辞手法.....	(25)
四、别称词的内部差异.....	(40)
五、“死”的别称与政治、宗教及其他.....	(47)
六、年龄的别称与民俗.....	(55)
七、妻子的别称与妇女的社会地位.....	(61)
下编 别称词趣谈	(65)
一、文化艺术类.....	(67)
二、天象岁时类.....	(88)
三、器用饮食类.....	(109)
四、亲属称谓类.....	(124)
五、人体生理类.....	(132)
六、飞禽走兽类.....	(143)
附录:	
一、别称词首字音序索引.....	(160)
二、别称词首字笔划索引.....	(188)

上 编

别称词与社会文化



一 别称词的性质和意义

古代的文人学士有起别号雅号的癖好，有的人一人就有好多个“号”。同样，对事物也喜欢为它们起上一些“雅称”。比如把鹅叫“右军”，鸭叫“左军”，梅子叫“曹公”，下围棋叫“手谈”、“坐隐”，竹子叫“抱节君”、“妬母草”，螃蟹叫“拥剑”、“桀步”、“内黄侯”、“无肠公子”，酒叫“抛青春”、“扫愁帚”、“钓诗钩”，茶叫“不夜侯”、“晚甘侯”，岳父叫“冰翁”、“泰山”，女婿叫“东床”、“春风门下客”等等。古诗文中这些用来表示原来已有固定名称的事物的词，我们就叫它“别称词”。别称词与本称词（指事物原来固有的名称）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同义词的关系。别称有时也叫“别名”、“代称”或“雅称”。

我们知道，意义完全相同且用法一致的同义词是没有存在价值的。那么，为什么在古诗文中会大量存在别称词呢？这，除了一部分是旧时代文人学士掉书袋卖弄文墨、作文字游戏，没有多少积极作用之外，多数并非完全等同于本称词。也就是说，别称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四点：

（一）美化作用

别称词往往是运用借代、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使其所表现的事物更加形象化、通俗化和美化，使诗文更加生动、

形象、富于情趣。这方面的别称，可以说是一种雅称。

以花的别称为例：

唐代韩偓《和吴子华侍郎令狐昭化舍人叹白菊衰谢之绝次用本韵》诗：“正怜香雪披千片，忽讶残霞覆一丛。”以“香雪”比喻落花，味色俱全，既形象化又有美感。唐代张籍《同严给事闻唐昌观玉蕊近有仙过作诗》之一：“千枝花里玉尘飞，阿母宫中见也稀。”这里以“玉尘”比喻白色的落花，也起了美化作用。宋代李尔逊《十样花》词：“陌上风光浓处，自有花王为主。”张孝祥《诉衷情·牡丹》词：“花王自有标格，尘外锁韶阳。”“花王”是当时人对牡丹花的拟人化雅称。宋代陆佃《埤雅》云：“今呼牡丹谓之花王……。”也作“百花王”，唐代皮日休《牡丹》诗：“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牡丹还有另一个别名叫“贵客”，宋代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四：“张敏叔尝以牡丹为贵客……。”宋代姚宽《西溪丛语》也云：“牡丹为贵客……。”这也是用拟人手法来把牡丹的欣赏价值形象化的别称。

再以月亮的别称为例：

唐代李白《古朗月行》诗：“小时不识月，呼为白玉盘。”把明月比作“白玉盘”。唐代朱庆馀《十六夜月》诗：“昨夜忽已过，冰轮始觉亏。”把明月比作“冰轮”。宋代孔平仲《八月十六玩月》诗：“团团冰镜吐清辉，今夜何如昨夜时。”清代龚鼎孳《念奴娇·中秋得南鸿喜赋》诗：“小字鸳鸯颠倒认，凭仗晶盘凝碧。”则把明月比作“冰镜”、“晶盘”。这些雅称都来自作者对明月皎洁如玉似冰，团栾如盘似轮似镜的美好形象的认识，并以比喻的修辞手法加以美化。

“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这是唐代王维

《秋夜曲》中的诗句。王把月亮雅称为“桂魄”，用的是借代的修辞手法。传说月中有桂树，古人又把月初出或将没时的微光叫做魄，所以便用“桂魄”来借代月亮。唐代方干《月》诗：“桂轮秋半出东方，巢鹊惊飞夜未央。”呼月为“桂轮”，也是同样的道理。还传说月中有玉兔捣药，因而又可用“兔”来代称月亮。唐代贾岛《赠智朗禅师》诗：“上人分明见，玉兔潭底没。”唐代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抱膝当窗看夕兔，侧面空房听晓鸡。”唐代李绅《奉酬乐天立秋日有怀见寄》诗：“冰兔半升魄，铜壶微滴长。”唐代元稹《梦上天》诗：“西瞻若水兔轮低，东望蟠桃海波里。”明代刘基《怨王孙》词：“兔魄又满，天长雁短。”皆是其例。

(二) 含蓄作用

中国人素来礼貌矜持，含蓄不露，对不高兴的事情，可能引起不美的想像的事情、事物都用委婉和避讳的方法来表现它，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别称词。明代冯梦龙在他的《古今谭概·迂腐部第一》中就说：“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抹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圆果’、伞为‘竖笠’……。”可见，古人对一些不想直接表达的、可怕的、不吉利的事物或概念，往往会以别称词来表示。这些别称词，有的后来便喧宾夺主，成为本称词了。如“筷子”、“抹布”等。

我们再看看有关“死”的别称：

死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个可怕的字眼，也是件可怕的事情。通常说来，怕“死”是人的本能。因而，人们往往谈“死”色变，便变着法子，为“死”创造出数以百计的别称来。早在先秦，便规定“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

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礼》）。阶级地位不同，“死”的别称也不同。宗教界也有自己一套讳“死”的别称，《释氏要览》卷下说：“释氏死谓涅槃、圆寂、归真、归寂、灭度、迁化、顺世，皆一义也。”就我们搜集到的资料，古诗文中有关死的委婉词还有如：

辞世。唐代韩愈《祭虞部张员外文》：“倏忽速兮，二十余载，存皆衰白，半亦辞世。”

没世。《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过世。《晋书·苻登载记》：“（姚长）亦于军中立（苻）坚神主，请曰：‘……陛下虽过世为神……。’”

弃世。《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

下世。金代元好问有《工部赵侍郎下世日作》诗云：“鹤骨修然卧石林，情知合眼即仙乡。”

谢世。《五灯会元》卷二：“（师）谓云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将谢世。’”

就世。《国语·越语》下：“先人就世，不谷即位。”

就木。《左传·禧公二十三年》：“（重耳）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

就义。《宋史·尹谷传》：“（谷）即纵火自焚。……（李）芾闻之，命酒酌谷曰：‘尹务实，男子也，先我就义矣！’务实，谷号也。”

就命。《文选·思旧赋序》：“（嵇康）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

毕命。《文选·七启》：“故田光伏剑于北燕，公叔毕命于

西秦。”

殂谢。唐代颜真卿《登岷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怀贤久殂谢，赠远空攀援。”

殂落。《尚书·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

溘谢。《文苑英华·节愍太子哀册文》：“形神溘谢，德音如在。”

溘逝。《汉学师承记·纪昀》：“遽闻溘逝，深为矜惜。”

彻席。《文苑英华·兵部尚书王绍神道碑》：“享龄七十有二，彻席于长安永乐里之私第。”

弃堂帐。唐代颜真卿《朝议大夫赠梁州都督上柱国徐府君神道碑铭》：“（夫人）春秋六十有八，弃堂帐于相州之安阳。”

捐馆舍。《战国策·赵策》二：“今奉阳君捐馆舍，大王乃今然后得与士民相亲。”

捐馆。唐代白居易《养竹记》：“此相国之手植者。自相国捐馆，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斩焉，簪笏者刈焉。”

捐背。《文选·寡妇赋》：“荣华晬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

见背。晋代葛洪《抱朴子·自叙》：“年三十有三，而慈父见背。”

弃背。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终制》：“先夫人弃背之时，属世荒馑，家涂空迫。”

弃养。《文苑英华·章怀太子良娣张氏神道碑》：“粤景龙二载孟夏之月，遭疾弃养于京延康第之寝。”

弃捐。《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

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

启手足。唐代独孤及《独孤公故夫人京兆韦氏墓志》：“启手足之日，长幼号咷。”

启体。《宋书·谢瞻传》：“吾得启体幸全，归骨山足，亦何所多恨。”

幽沦。《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违逆盛旨，自分幽沦，长弃沟壑。”

沉沦。《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臣百疾所钟，气力稍微，……若遂沉沦，魂而有知，结草以报。”

永蛰。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卷九：“《武帝诔》云：‘尊灵永蛰。’”

长往。唐代白居易《哭诸故人因寄元八》诗：“伟卿既长往，质夫亦幽沦。”

长终。例见“弃捐”条。

长眠。《太平广记》三五四：“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

长弃沟壑。例见“幽沦”条。

物故。《荀子·君道》：“人主不能不有游观安燕之时，则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变焉。”

物化。唐代骆宾王《乐大夫挽辞》之二：“居然同物化，何处欲藏舟。”

游岱宗。三国·魏国刘楨《赠五官中郎将》诗之二：“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

神游。宋代王安石《八月一日永昭陵旦表》：“率土方涵于圣化，宾天遽抢于神游。”

殒身。《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诸侯）大者叛逆，小者不执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

殒命。《左传·成公十三年》：“天诱其衷，成王殒命。”

殒灭。唐代陈子昂《为宗舍人谢赠物表》之二：“孤臣殃疊，尚未殒灭。”

殒没。《三国志·蜀书·先主备传》：“历年未效，常恐殒没。”

大夜。唐代黄滔《伤翁外甥》诗：“青春成大夜，新雨坏孤坟。”

大归。唐代顾况《祭李员外文》：“先生大归，赴哭无由。”

千秋。《战国策·燕策》二：“太后千秋之后，王弃国家，而太子即位。”

万岁。《史记·高祖本纪》：“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百岁。《诗·唐风·葛生》：“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瞑目。南朝梁代刘孝标《广绝交论》：“及瞑目东粤，归骸洛浦，……。”

合眼。金代元好问《工部赵侍郎下世日作》诗：“鹤骨翩然卧石林，情知合眼即仙乡。”

天年。《聊斋志异·仙人岛》：“待父天年，须复还也。”

终天年。《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终其天年，而不夭伤。”

不在。宋代岳珂《程史》卷七：“凡人之死者，乃称不在。”

不讳。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素娥泣曰：‘若内翰不讳，我辈岂忍独生……？’”

莫楹。清代赵翼《瓯北诗话·故公相赠郡王傅文忠公》：“公竟染危疾，还朝遽莫楹。”

风化。《八琼室金石补正·唐尚真砖坟铭》：“春秋七十有七，奄从风化。”

化去。《刘知远诸宫调》二：“妻父妻母在生时，凡百事做人且较容易。自从他化去，欺负杀俺夫妻两个。”

亡逝。《秋胡戏妻》一：“自夫主亡逝已过，只有这个女孩儿，唤作秋胡。”

亡歿。《刘知远诸宫调》二：“奈哀哉不幸，两口儿亡歿。”

亡故。《望江亭》二：“闻知有亡故了的李希颜夫人谭记儿，大有颜色。”

亡化。《小孙屠》十九：“神魂乱，手脚麻，争些半霎时身亡化。”

填沟壑。《战国策·赵策》四：“愿未及填沟壑而托之。”

老。《红楼梦》第十五回：“以备京中老了人口，在此停灵。”

骑箕尾。《宋史·赵鼎传》：“身骑箕尾归天上，气壮山河壮本朝。”

解驾。南朝梁代陶弘景《陶隐居集·许长史旧馆坛碑》：“太元元年，解驾违世，春秋七十有二。”

仙去。宋代韦居安《梅硎诗话》卷上引宋·李昉英诗注：“山谷谪居宜州城楼，得热疾。病中以檐溜濯足，连称‘快哉！’未几仙去。”

仙化。宋代周密《齐东野语·谢惠国坐亡》：“公燕居无他，忽报双鹤相继而毙，公喟然叹曰：‘鹤既仙化，余亦从此逝矣。’”

仙升。宋代无名氏《安恭皇后上仙发引、黄钟羽导引》词：“天下母，忽仙升。”

仙逝。《红楼梦》第二回回目：“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仙游。宋代庄绰《鸡肋篇》卷中：“隆祐皇太后仙游不返，